冉隆姣老师
回到空壳小学校

破“壳”而出

□谭地莲

夏日周末，宅家数日的我，随朋友去寻找精神的诗意。有幸目睹空壳小学校，了解它的前世今生，了却我心中搁浅的好奇心。

几年前，一个陌生女孩自报家门称是教师要加我为好友，因为都是为人师，一贯拒绝加陌生人为友的我，竟欣然同意了。我看她的昵称“X小怪”，问她所在的学校“空壳小学校”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也太搞怪了吧，难道是在调侃、戏谑？天底下还有这么个新奇稀罕的学校名字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那个“小怪”老师的回答却是肯定的。经聊天，才得知她名叫冉隆蛟，小时候就读空壳小学校，大学毕业后回到那里教书。

找点空闲，走进空壳小学校，我才知原来如此。它位于石柱县沙子镇卧龙村，整个学校的面积不足几百平方米，是一栋平层教学房。学校于2016年秋季就没有了师生，仅留下了“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空壳小学校”的醒目挂牌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空壳学校”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了卧龙村综合服务中心、实践站和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点。

“我曾在这里读过书，也曾在这里教过书。”同行的吴定伦老师娓娓道来，同我们说起“空壳”这个名字的来历。原来学校旁边有棵不知名的历史悠久的大树，树下被蚂蚁长年累月啃噬，形成一个硕大的空洞，因此大家都叫它“空壳树”。大树下空壳里可以容纳一张八仙桌，闲来没事，村民可以在树的空壳里娱乐玩耍。不知猴年马月一场大风肆虐，刮倒了空壳树，枯死了，人们在那里修了一个小庙祭奠死去的神树，以求庇佑村子平安。随着怀念树和信仰神的日子远去，人们开始渴慕和尊重知识，于是在此修建了学校，取名“空壳树小学校”，历经岁月，后来去掉了“树”字，直接更名为“空壳小学校”。

“新学校落成，我高兴得杀了家里的过年猪，请乡村里的干部、出工师傅、当地有声望的长者和学生家长代表，一起祝贺。我亲手挥笔写下的校牌——空壳树小学校。”在卧龙村，84岁的老人吴定安，讲起空壳小学校的过往如数家珍，慈祥的脸上露出了自豪。

时间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乡里办过识字扫盲班、乡村夜校。直到1965年秋，栗新公社党委政府决定在各大队开设一所村校，分别推荐当地有知识文化和教育情怀的人担任教师。薪酬按一等劳动力等额计算工分，年终结算分配基本口粮，另外每月补助2元津贴。吴定安当上了民办教师，播种孩子们求学的种子。最初，没真正的校园，是借用村里收粮食的公房办学。没有桌凳，吴老师取下自家楼板亲手做成；没有黑板，吴老师钻进深山老林割漆树皮取生漆自制。个中的劳累与艰辛、办学的辛酸与不易，可以述说几大箩筐，但他从不抱怨与计较。

1967年，沙子区文教办同意拨款800元建校。感动喜悦与困难重重相伴，吴老师与当地百姓合力排万难，挖地基、买木料、烧石灰、粉墙壁，众志成城，在资金短缺、交通闭塞的情况下，成功地在空壳树旁边的乱坟荒地上建起了一所学校。

吴老师那些育人的日常、坚守的日子，如山里的诗歌般动听。

在那样艰苦的岁月，竟然开齐了语文、数学、自然、音美体劳等各门学科，吴老师一人挑起所有学科教学的担子，当起了全科教师。

校园里的书声和歌声，绽放了孩子们的笑脸，丰盈了孩子们的心灵。学校从建校初的十几个学生，发展到几十个学生，再到后来的上百个学生，这既是孩子们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，也是家长们对吴老师的肯定和认可。面对学生年龄的参差不齐，入学条件的高低差异，他不得不对三个年级的孩子采取复式教学。学生轮流上课，错时休息，而吴老师自己却没有时间小憩。护送孩子回家，他沿途给孩子讲传奇故事和社会历史，深山小路成了吴老师行走的课堂。放学后他还经常进行家访，劝说适龄儿童和贫困孩子都到学校读书长知识。早出晚归，翻山越岭，他心里装着的永远是大山里的孩子和教育。

吴老师的兢兢业业，换来了名列全区前茅的喜人教学成绩。后来，远近的孩子都慕名前来就读。空壳小学校先后为县重点中学输送了数十人，这在当时当地真算得上是个奇迹。

岁月如沙漏，吴老师年龄渐长，难以再胜任繁重的教学工作。然而，环境的闭塞，条件的艰苦，没人愿意到空壳小学校教书。吴老师不甘心就这样让教育搁置，他就先后动员自己的两个儿子吴栋梁和吴茂林回家教书。在老吴眼里，做教育就是人生最值得的梦想和事业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俩儿子终究觉得父命不可违，教育之路不可断，于是回家和父亲一道搞教育。就这样，父子仨撑起了空壳小学校。

从小在空壳小学校启蒙学习的吴定伦和冉隆姣，先后带着对吴老师的敬佩和受教育的感染，大学毕业后回到空壳小学校，承前启后，传承教育的美好，为这所乡村小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。

石柱县融媒体编辑梁老师说：“石柱卧龙村的‘空壳小学校’才是名副其实的。”这所“空壳小学校”，其实“空壳”不空，它曾承载这里的孩子对知识的追求，对梦想的渴望，对大山外的憧憬。昔日，空壳树能容纳大家在此休闲愉悦。后来，空壳小学校的老师亦如空壳树的博大胸襟，撑起当地贫困孩子的梦想，让他们破“壳”而出，插上翅膀，飞向远方，去领略外面精彩的世界。

空壳小学校曾改变了当地无数家庭和孩子的命运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条件的改善，孩子们都去镇里和城里的学校就读了。如今的空壳小学校，真的变成一所“空壳学校”了。我想，世人不必叹息，我们应该为之高兴，毕竟空壳小学校已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在空壳小学校旁边的卧龙村委，我见到了村支书小彭。这个年轻小伙，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石油某单位工作，而后放弃优渥的待遇选择回乡创业，那是一份浓浓的乡愁和恋家的情怀。

“回乡创业，上能孝敬父母，下能照顾妻儿，我觉得很值。”小彭开心地说。从小彭的畅谈中，我得知卧龙村在发展“风车竹海，天池卧龙”的竹笋产业，上千亩的各种竹笋林，竹根固化水土，竹笋绿色健康，能确保一年四季都有鲜竹笋，产业带动乡村振兴，农民能分红分利。我的心很震撼：个人价值与天伦之乐相拥，乡村振兴如诗画卷够美够乐。

如今的卧龙村，涵盖七个村组，家家在发展，户户有余粮。这里还迎来了八方外地人来此买房和避暑，本地人开店开农家乐，经济振兴乐陶陶。我油然而生敬意：从空壳小学校走出去又返回来的年轻人，传承了空壳小学校一代代教师的美德，长于斯爱于斯。

空壳小学校依然是空而不空，如今它履行着新的使命，发挥着新的作用，它的前世今生成为源远流长的佳话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空壳小学校园一景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
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

主办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

母城渝中 绕不开的烟火气

□杨康

从江北过黄花园大桥进入石黄隧道，隧道口“重庆母城，人文渝中”几个发光大字，显得格外醒目，格外温馨。

14年前，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坐了一夜火车，来重庆的第一站就是渝中区的菜园坝火车站。见惯了单调的青山绿水，眼里忽然充斥着江面、轮船、高楼、公交、立交桥……眼花缭乱和应接不暇中，渝中，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。在狭窄的记忆和有限的认知里，渝中区几乎等同于重庆。

来重庆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地名——渝中区双钢路3号。读高中的时候，相比其他弱势学科，语文则更能带给我自信。因此，也就在作文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当年有一本很火的《课堂内外》杂志，它的地址就是“双钢路3号”，我给他投过很多次稿。当我好不容易坐着公交车找到这个地方时，抬头一看，高耸入云的楼房比我老家最高的山还要高。

我放弃了直接去编辑部投稿的想法。可能是因为一本杂志，因为文学的缘故，因为它的高不可攀，这个地方在我内心变得神圣。进而，整个渝中区似乎都变成了一个中心，一个高点，一种遥不可及。

大学寒假，我去出版社实习，出版社就在渝中区七星岗。现在想不起来，当初为何去那里实习。但我只记得每天单程就要花一个多小时坐公交，那家单位同事们的重庆口音，真好听，那应该是最重庆的腔调了。

后来遇到巴南人、江津人、合川人，我总对他们“重庆人”的身份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始终无法修正我这样的偏见。仿佛渝中人，才算正宗的重庆人。

我想，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偏见吧。也不仅仅在口音方面，光是解放碑商圈的流光溢彩，光是小什字的车水马龙，光是在那走一圈身上沾满的烟火气，都足以确定渝中作为重庆母城的江湖地位。

母城，就是兜兜转转都离不开的地方。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的地方，就在江北嘴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建筑工地。枯燥的工地生活，被对岸璀璨的灯火所安慰。尽管后来辗转去南岸区工作，又在茶园买房成家，但若出门逛街，大都选择地铁直达解放碑而非南坪。

渝中母城，更像是命中注定，离不了的温柔乡，绕不开的烟火暖。去渝北老丈人家，绕不开渝中。无论是东水门大桥的穿城而过，还是大佛寺长江大桥的远眺赞叹，从视线上，从心里的感觉上，离渝中都那么近……

去渝中，也仿佛成了习惯。排队几个小时，只为品尝一下藏在小巷深处的绣孃串串。蹲在路边的板凳上，只为品尝一口筋道软糯的豌杂面。先不去通远门，先不去十八梯，先不去好吃街……只需要在这里，走走、看看、听听、想想……一天的日子，就变得非常惬意。

虽然现在在区县工作，但是只要一回重庆，就忍不住想去解放碑。外地亲朋来重庆，我必定为他们安排一场能够满足于视觉味觉听觉的渝中之旅，把我内心私藏的渝中游、购、娱、食地图贡献出来。

我内心深处，俨然爱上了渝中，爱上了这里的烟火与日常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